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

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

潘秋平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

潘秋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潘秋平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5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1599-5

I. ①上… II. ①潘… III. ①古汉语一句法—研究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

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

潘秋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99-5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定价: 78.00元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陈保亚 郭 锐 胡敕瑞 蒋绍愚 孔江平
陆俭明 宋绍年 汪 锋 王洪君 詹卫东

前 言

这本小书是我的第一部专著,而这些年来自己始终不敢有出版专著的念头,总觉得可以再等等,因此不论导师如何催促、鼓励,自己总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2010年前后,大学方面的升等压力逼迫自己不得不面对专著的出版,而现在这本小书出版在即,心中惶恐万分。本书的序言本是由我的导师来撰写,但因他近来身体不适,因此在责任编辑的建议下,为了全书的完整性,自己便写了这个简单的前言。

本书是在我提交给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Dative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extensions in Archaic Chinese: A study of form and meaning”(上古汉语与格句式及其扩展:形式和意义的探讨),内容尝试结合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考虑到汉语史研究对与格句式的分析和讨论大都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些已知的语法现象却提示我们或可尝试从构式(construction)的角度对相同的课题进行再探讨。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导师一再提醒,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太强大了,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于是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把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本书在修改的过程中,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骨架,但内容有所增删,主要改动有二:一是将语义地图模型这一能用以分析多义性的语言类型学手段引入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讨论中,尝试为句式多义性的讨论做进一步的限制;二是改变原有平等对待三类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分析模式,把分析重点放在双宾语结构和“于/於”类的与格句式上,而在这两者之间又更着重于对双宾语结构的讨论。前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一个相当自然的发展,而后者却是因为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和双宾语结构相关的问题一一浮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包括了

如何有效判断双宾语结构这种句法形式,如何确定双宾语结构的句式意义以及上古汉语是否存在与格交替的现象等。此外,在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讨论中引入语义地图模型也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断链的问题。由于侧重点有所调动,对上古汉语的“以”类与格句式的分析也就相应减少,因此博士学位论文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即上古汉语的不同与格句式皆和使动句式(causative constructions)具有平行性在本次修改中并未得到凸显,希望日后能把相关内容再补充进来。

本书定稿于2012年前后,而此后的两年,自己对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and 认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内容都在不同的会议上报告过,也得到了师长们的斧正,希望日后能在本书的基础上把新的内容补充进来,从而更准确地勾勒出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历史面貌,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与格句式的历史演变。我的导师一直鼓励我们拓宽视野,而我本人也希望在未来能以汉语史中与格句式的演变回应他近来所关心的“动后限制”和语言接触的课题。

本书的修订及出版获得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编号08JJD740058)及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计划“A Semantic Map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编号645510)的资助,特此致谢。

潘秋平

2014年2月于新加坡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1.1 研究目的	1
1.2 文献评论	8
1.2.1 双宾语结构	9
1.2.2 “于”类和“以”类的与格句式	26
1.2.3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39
1.3 理论基础	58
1.3.1 概念化和主观主义的语义观	58
1.3.2 句法形式及其意义等同于句式	64
1.3.3 辐射状范畴下的语法范畴(句式以及句法关系等)及其局限性	74
1.3.4 语义地图和句式多义性的研究	78
1.4 本书的组织	88
第二章 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及以“于”为标记的与格句式	95
2.1 引言	95
2.2 与格句式不等同于双宾语结构	96
2.2.1 与格和与格句式	97
2.2.2 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	107
2.3 上古汉语的句法关系	132
2.3.1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	133
2.3.2 双宾语结构中的句法关系	154
2.4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	158

2.5 间接宾语型的与格句式 and 使之移至句式	170
2.5.1 使之移至句式	172
2.5.2 隐喻性的延伸:从空间域到社会域	175
2.5.3 基式生成句式的历时意义	181
2.6 结语	185
 第三章 从句式意义的角度看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	187
3.1 引言	187
3.2 上古汉语的给予动词和给予类动词跟与格句式的关系	189
3.2.1 给予动词和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关系	190
3.2.2 给予类动词和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关系:“赐”与“献”两个 给予类动词的个案研究	192
3.2.3 句法层面上的制约条件	202
3.3 上古汉语不同与格句式的句式意义	208
3.3.1 与格交替(dative alternation)和不同与格句式的意义	211
3.3.2 不同动词和与格句式的搭配关系	219
3.3.3 上古汉语的与格交替现象以及不同与格句式的意义	231
3.3.4 上古汉语与格句式分布的认知上的动因	237
3.3.5 从语用的角度看不同的与格句式:生命阶的制约条件	240
3.4 余论	247
 第四章 上古汉语的取得类双宾语结构:兼论“之”和“其”的问题	255
4.1 引言	255
4.2 上古汉语“取得类动词+之+NP”句式的结构分析问题	258
4.2.1 从语义角度分析“V _{取得} +之+NP”句式结构	260
4.2.2 从句法角度分析“V _{取得} +之+NP”句式结构	261
4.2.3 从“之”和“其”的语法表现分析“V _{取得} +之+NP”句式结构	263

4.3 对前贤方法论的研究	265
4.3.1 以“动词语义”分析“V _{取得} + 之 + NP”句式结构	265
4.3.2 以“变换句式”分析“V _{取得} + 之 + NP”句式结构	269
4.3.3 以“之”可以理解为“其”分析“V _{取得} + 之 + NP”	270
4.4 上古汉语中“之”和“其”的语法表现	273
4.4.1 学界对“之”和“其”的解释	274
4.4.2 对《左传》中“之”与“其”的分析	276
4.5 “其”扩大为“之”对“夺十之 + NP”句式结构分析的影响	286
4.6 结语	288
 第五章 从语义地图和构式语法看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	291
5.1 引言	291
5.2 交际类动词与给予双宾结构	296
5.3 动词和句式的搭配关系:时间层次和语义地图的互动	324
5.3.1 上古汉语次要宾语型的时间层次	324
5.3.2 动词“投”的考察	329
5.4 受益类的双宾语结构	341
5.4.1 受益双宾语结构的确立	342
5.4.2 和受益类的双宾语结构有关的配价问题	351
5.4.3 受损类双宾语结构	354
5.5 使动类双宾语结构	356
5.5.1 和使动类双宾语结构相关的几个问题	357
5.5.2 “饮之酒”和“食大夫鼋”的语义类型	367
5.5.3 “衣之 NP”和“佩之 NP”的语义类型	376
5.5.4 使动双宾语结构	379
5.5.5 双宾语结构由“给予”到“使动”语义类型上的演变过程	380
 第六章 上古汉语的一种特殊的双宾语结构	391
6.1 引言	391

6.2 “V+第一人称代词+NP”中“我”和“吾”的交替情形	397
6.2.1 单宾语结构“V+吾+NP”	398
6.2.2 双宾语结构“V+我+NP”	401
6.2.3 其他的“V+我+NP”	404
6.3 “V _军 +我+NP _处 ”的分析	409
6.3.1 单宾语结构的“V _军 +我+NP _处 ”	413
6.3.2 双宾语结构的“V _军 +我+NP _处 ”	421
6.4 结论	429
 第七章 结语	 433
7.1 引言	433
7.2 上古汉语在句法形式和句式意义上的关联性	434
7.2.1 相同的句法形式,不同的客观事件类	436
7.2.2 相同的客观事件类,不同的句法形式	447
7.2.3 关于句式多义性的讨论	457
7.3 上古汉语的句法关系	462
7.4 从上古汉语出发看汉语的历时演变	469
 参考文献	 473
后记	499

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目的

本书的题目是“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我们采用贝罗贝(Peyraube 1988a, 1996)的汉语语法史分期,将上古汉语的使用范围限定在成书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汉语传世文献中。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了《尚书》、《左传》、《论语》、《孟子》、《韩非子》和《战国策》等。诚然,本书的内容是围绕着上古汉语的多种与格句式(dative constructions)而展开的,^①而这些句式就包括了双宾语结构、以“于”为标记的与格句式 and 以“以”为标记的与格句式等,^②但研究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对这些不同的上古汉语与格句式进行全面的共时描写,也不是从历时角度对它们在汉语史上的演变做出探索。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而其中一些著述也为我们全面认识上古汉语语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参看 Peyraube 1987, 1988a, 1999a; 贝罗贝 1986, 1998; 邵永海 1990)。本书仅希望能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结合语言

① 本书采取贝罗贝理论框架中的与格句式(dative construction)的术语,而未采用双及物结构(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这个术语,原因除了是为了能直接和贝罗贝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加以联系,还因为学界对双及物结构的认识分歧颇大:时兵(2007)就认为“双及物结构”指的就是除主语和谓语之外连接两个宾语的结构,因此完全等同于双宾语结构;而刘丹青(2001)则认为双及物结构指的是一种论元结构,即由双及物(三价)动词构成的,在主语以外带一个客体和一个与事的结构,在句法上可以表现为多种句式,有的是双宾语句,有的不是。在以西文撰写的研究著作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Goldberg(1995)的双及物结构(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和双宾语结构完全对等,而 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2007, 2010)则认为双及物结构包含了所有由三价动词所构成的句法结构。

② 时兵(2007)对于这三种与格句式有不同的术语,它们依序是双及物结构、向格结构和广义处置式。另外,以“于”为标记的与格句式也在一些研究中被称为介宾补语式。

类型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为中心,重点探讨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组织。

近年来,随着语法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对于句法分析的看法已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过往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因此十分重视动词的论元结构,并强调了动词的论元结构如何映射到句法结构上。这样的工作深具意义,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其中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参看 Langacker 1987, 1991a; Goldberg 1995, 2006)。此外,这种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把句式(construction)视为第二义(epiphenomenal),而不赋予它在句法分析中以独立的地位。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尤其是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Langacker 1987, 1991a, 1991b, 1999, 2008, 2009)和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①(Fillmore *et al.* 1988; Goldberg 1995, 2006)的兴起让我们认识到语法具有符号性(symbolic)的特点,也即是句法形式(即句式)和词语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均是音义结合体(a pairing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正因为认知语言学认识到句式在句法分析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因此进而认识到它和词语形式一样,亦体现了多义性(polysemy)。这种多义性,虽然和词语层面的多义性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由于是体现在句法结构层面上,因此我们称之为句式多义性(constructional polysemy)。在以往的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专著中,语素或词始终是关注的重点,而句式的独立性往往被忽略,且其符号性和多义性的特点也不被承认。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人们除了忽略句式本身具有赋予动词以额外论元的功能(可参看本书第五章关于“投”的讨论等)外,也对不同语句之间所存在的扩展(extension)关系缺乏必要和深入的讨论(可参看本书关于使之移至和使之拥有的讨论等)。^② 须指出的

① 对于 Construction Grammar,学界有不同的中文翻译,除了构式语法外,还译为句式语法。

② 语句在这里和构式语法中的次句式(sub-constructions)相同,关于次句式的说明可参看 Croft(2003a)。

是,这里所谓的不同语句之间的关系,指的并不是一般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转换或变换关系(如生成语法中的被动生成过程,参看冯胜利 1997;石定栩 2008),更不是指不同与格句式之间的转换或变换关系(如生成语法中的双宾语结构如何由介宾补语式生成出来的过程,参看 Larson 1988;沈阳、何元建、顾阳 2001:210—225)。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就思路而言和 Shibatani(1985)所讨论的何以被动语句会和其他语句具有一致的句法结构是相同的。正如 Shibatani(1985)所指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语言结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具有局部的相似处。这方面的认识促使某些语言学家对语法采取了非离散的观点。立足于原型理论框架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就是上述这种情况的体现。^①

根据上述认识,Shibatani(1985)以被动语句为考察的中心,将被动语句和反身(reflexive)、相互(reciprocal)、自主(spontaneous)、潜在(potential)、尊称(honorific)等语句相关联起来,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

虽然转换生成的研究已经很成功地说明了一些句式之间所存在的句法关系,但上述所考察的句式类型间的相关性已远远超越了视角狭窄的转换生成框架的讨论范围。^②

① 原文为:Increasing awareness in recent years that linguistic structures are not isolated, but rather tend to show partial resemblances among themselves, has prompted certain linguists to adopt a non-discrete view of grammar.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ramework of prototype theory is one such manifestation.

② 原文为:While transformational studies have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explicating syntactic relationships among several constructions, the kinds of correlations among construction types examined here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framework, which is too narrow in its perspectives.

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做了个很好的注脚,而本书对于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考察和探讨也正是延续了同样的精神,以期借此挖掘出隐藏于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规律。正如 Shibatani(1985)并未就被动语句而讨论被动语句,而是注意到被动语句和其他语句之间的相关性,本书的焦点虽然是与格句式,但是却也不把与格句式的讨论仅仅局限在给予类事件上,而是尝试把不同的与格句式放置在更宽广的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来审视,以说明在上古汉语中对不同客观事件的句法编码何以采用相同的抽象句法结构。在 Shibatani(1985)之后所兴起的认知语言学除了在精神上 and Shibatani(1985)相互呼应之外,在理论上所提出的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意象(imagery)和句式意义(constructional meaning)等也让以句式为中心的句法分析路子得以深化。近年来,以句式为中心的句法理论也逐步为从事语言习得研究的学者所接受,而越来越多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如 Tomasello 2003)显示,以句式为中心的句法理论能更妥善地解释儿童如何习得语法,并取得和成人一样的语言能力。此外,最新的二语学习研究(Tyler 2012)也通过实际的教学试验说明了以句式为中心的语言教学模式能让学生在学二语时取得更好的进展。这不仅说明以句式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进展,还说明这个模式能更准确地反映语言习得及二语学习的认知机制和过程。在此背景下,本书将该句法分析模式引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是适当而必要的。

黄居仁、张丽萍、安可思、陈超然(1999)就总结了以句式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这种理论运用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句式语法的最重要假设即是语言与语义不能纯由词汇(lexicon)与结构(structure)预测而得:语言中有某些特定的构造,称之为句式(construction),带有特定的语义。因而语法的基本单位,必需包括了句式这个单位。汉语的研究也不乏使用句式语法者,例如 Ahrens(1994)证明双宾句式这个句式本身带有某些语意,而

使得“送、偷、赢、教、问、吃”等不同类的动词可以出现在这样的句式里。而且句式的语意与词的语意类似,一个句式可以有多义或可以衍生出其他有相关语意的句式,而语言活用的结果也可以得到某些动词因为出现在这样的句式里因而多了附加的语意属性。陈(超然)(1995)与 Chen(Chao-ran)*et al.* (1997)也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出现在存在句或隐现句(或称地方词倒置句式)的动词类,从而得出一种广义的创造动词,而这个语意属性[+create]就是由动词语意和句式交互作用所赋予的。例如,“撞”这个动词并不具有任何“隐现”意义,但是可以出现在所谓的存在或隐现句式里,如“张三的头上撞了一个包”。如果不相信有句式意义的存在,很难单从动词为中心的观点上来解释及预测上述活用的语言事实。

由此可见,采用这个理论角度来研究现代汉语中的语法现象的学者,人数虽不多,但依旧还是有一些(参看张伯江 1999, 2000; 郭锐 2003; 沈家煊 2006; 袁毓林 2010)。反观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太多相关的论著。^① 在这个背景下,本书的目的即是希望以上古汉语中一系列涉及“给予”语义域的句法形式,即与格句式作为考察对象,^②坚持句式在语法分析中具有独立的地位,进而研究抽象的句法结构和意义之间相互联系的动因。此外,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由于句式也能赋予动词以额外的论元结构,因此我们也会讨论句式多义性背后所存在的句法问题。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动词本身的论元结构以及动词和句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本书的分析将在认知语法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参看 Langacker 1987, 1991a, 1991b, 1999,

① 时兵(2007)虽然也以构式语法作为其描写和分析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的理论框架,但是由于讨论的重点仅落在和给予事件有关的句式上,因此强调了双宾语结构和向格结构(即本书的以“于”为标记的与格句式)在语义上的不同,而并没有涉及构式语法所强调的句式多义性。

② 关于与格句式的定义,见本书第二章的讨论。

2008, 2009)。这套语法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承认句法形式在语法分析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并且和词语形式一样,也体现了符号性(symbolic)和多义性(polysemy)的特点。这个理论框架也和 Goldberg(1995, 2006)所提出的构式语法在精神上一致。由于采取的是一种以句式为本位的研究策略,所以我们虽以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为基础,但并不仅仅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这种和给予事件相关的句式上,而在讨论句式的扩展时也必然会涉及其他的句法问题,如上古汉语的语法关系(grammatical relations)等。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这个研究一方面能证明运用认知语法的理论框架进行汉语历史语法相关研究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有助于增进对上古汉语语法的内部组织结构的了解,解决一些依旧存在于上古汉语与格句式范围内与范围外的悬而未决的争论,并提出新的研究议题。

在研究汉语与格句式的众多文献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贝罗贝(Alain Peyraube)的一系列研究。他的著述极富开创性,以至于对这一课题进行任何后续研究都得先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本书当然也不例外,而贝罗贝有关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分析自然也就成为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起点。基于贝罗贝精彩的著述,我们有必要强调本书和前者之间的两处显著差别:

1. 理论定位方面,贝罗贝有关汉语与格句式的广泛研究主要侧重于语法化。Peyraube(1996)认为,与格句式提供了“另一个通过动词连用,将动词转换成介词的语法化过程的例证”,^①并且“是词语兴替的经典例子”^②。本书的理论兴趣不同,我们采取认知语言学的立场,尝试揭示上古汉语中多种与格句式所展示的句式多义性的现象,并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句式多义性的动因,进而为我们从共时角度理解上古汉语的语法组织提供一个崭新的认识。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某个抽象的句法

① 原文为:Another case of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which converted a verb into a preposition through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② 原文为:Classical examples of lexical replacement.

形式除了能用以表达给予事件外,还能表达其他非给予的事件,因此考察的对象虽以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为主,但也不仅仅局限于表达给予事件的与格句式。^①

2. 这种理论目标上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是,本书考察的时间范围不可避免地与贝罗贝不同。他的研究侧重于历时演变,即全面描写汉语史上不同时期的多种与格句式。我们的研究重点则是从理论的角度观察共时组成,我们把讨论限定在汉语史的上古汉语这一特定时期。这种切入角度看似与侧重历时演变的大部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格格不入,但本书在考察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的同时,也并未完全忽略历时演变的因素。我们在讨论中也会列举上古汉语中的一些经验事实,揭示上古汉语绝非铁板一块:不同年代的上古汉语传世文献在细致的描写下,即使是在同一种与格句式上,和动词的搭配关系也体现了一些细微且重要的历时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从认知语法的立场说明上古汉语中句式和动词配价之间的问题,^②还希望能进一步说明,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曾引起激烈讨论的一些与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忽略了上古汉语语法内部所存在的历时演变所造成的。^③ 因此,本书虽探讨上古汉语的共时组成,也重视上古汉语内部发生的历时变化。换个角度说,正因为本书把考察的时间范围缩小了,因此才有可能揭示存在于这个时间范围内语法系统内部的细微变化。

① 许多学者都讨论“饮之酒”等句式的结构,但是却未把这种表示“使动”的双宾语结构和表示“给予”的双宾语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正是因为未能深刻认识到给予双宾语句和使动双宾语句的相互关联正是上古汉语中的句式多义性特点的体现,因此也就未能发现其他与给予事件相关的句式其实也能用以表达使动事件。更具体和详细的讨论,请参见第五章。

② 在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的研究中,一般都深信给予动词能毫无困难地进入双宾结构,可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相关的讨论,请参见本书第三章关于“赐”和“献”的讨论。这两个给予动词恰好在记录上古汉语的一些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中呈现出互补分布的情形,一直到了后来,这种互补的格局才被打破。此外,我们还可在言说类动词的“语”、“言”以及取得类动词的“夺”、“取”的使用上发现相似的现象。详见第四章。

③ 关于取得类动词能否进入双宾语结构,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严重分歧。本书认为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之”和“其”这两个代词在上古汉语内部的历时演变中功能有所改变。相关的讨论,请参见本书第四章关于“夺”和“取”的讨论。